

与读者闲聊（朱熹、李涯、新选组）

朱熹以程朱理学闻名。

欧洲即将进入文艺复兴的时候，基督教开始受到怀疑的时候，中国出现了理学。

戴震评价理学是以理杀人：酷吏以法杀人，后儒以理杀人，浸浸乎舍法而论理，死矣，更无可救奖。尊者以理责卑，长者以理责幼，贵者以理货贱，虽失，谓之顺。卑行、幼者、贱者以理争之，虽顺，谓之逆。……上以理贞其下，而在下之罪，人人不胜指数。人死于法，犹有怜者；死于理，其谁怜之！”

朱熹提出存天理，灭人欲。

何为天理，何为人欲？

上天自己不会说话，就像基督教的上帝不会自己说话一样。基督教需要主教代替上帝说话。问题来了，主教说出来的话，是上帝的话，还是主教的话？你若觉得主教说的是主教自己的意思，那就准备去宗教审判所吧。实际上，只要你对基督教有稍微的怀疑，或者，你身边的同行、邻居举报你对基督教不够虔诚，你要都准备接收惩罚吧。

封建君王为什么能统治你？是上帝要他统治你！你必须服从他！基督教为封建君主提供君权神授的合法性，封建君主为基督教提供大片教产和统治民众精神的合法性。两者狼狈为奸，牢牢控制统治权。

教会用圣经瓜分统治权。如果封建君主对教会不够恭敬，甚至违逆教会的态度，那就会被革出教门。

于是，欧洲开始了黑暗的中世纪。

理学也一样。天在中国，相当于西方的上帝。皇帝自称天子，袁世凯要祭天。上天不会说话，替上天说话的是儒生。儒生说出的话，就是天理。违背儒生的话，就是违背天理。反过来，“人之饥寒呼号，男女



哀怨，以至垂死冀生”等求生存、免饥寒、成家室等正常欲求则是邪恶的“人欲”。明确地说，统治阶级想做什么，以上欺下，以长欺幼，以富欺贫，都是天理，都是应该“存”的。被统治阶级想做什么，吃饱穿暖，结婚生育，都是人欲，都是应该“灭”的。至于振臂一呼，那更是大逆不道。

封建君主为什么能统治你？因为他奉天承运，他的行为合乎天理！要存！你的行为是你自己的人欲！要灭！你耗子尾汁！儒生为封建君主提供统治的合法性，封建君主为儒生提供成为官僚，从政的机会。两者狼狈为奸，牢牢控制统治权。

儒生用儒家理论瓜分统治权。如果封建君主敢触动他们的利益，那就准备被他们口诛笔伐，骂上千年吧。

刘邦打天下的时候为什么向儒生的帽子中撒尿？老子披坚执锐，攻城略地，冒着枪林箭雨从尸山血海中走过来，你们这些干什么什么不行，吃什么什么不够的饭桶，却想要耍嘴皮子，依靠垄断意识形态解释权，成为统治阶级。呸！

秦始皇焚书坑儒自有残暴的一面，儒生被坑也是活该！

利用不可验证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为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，不是稀罕事。

类似的还有印度教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的关系。

如何评价朱熹及其理论，读者自己判断。

有人问，怎么评价《潜伏》中的李涯，这说来话长：

首先，补充一点当时的历史背景：

民国的失业问题一直是很严重的，尤其是知识分子失业。



据1920年代的统计数字，当时中学毕业能继续升学的学生只有20%左右。

1926年11月，天津《大公报》有感于各级学校的毕业生深造、就业无门，曾发表社评《社会上最大危机》，指出学生无路可走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，社评指出，民国以来，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每年以数千计，各省中学毕业生每年以数万计，对于大学专门毕业生，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，社会无学义机关以奖进之，甚至以教员终身，亦复为饥寒交迫。其他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，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，大小人员盖都与军政要人有联，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。闲散职位为数无几，幸而得之，亦复枵腹从公，等于坐毙；至若私人机关，本属寥寥，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，厌恶学生，不但非技术人员不肯录取学生，即技术人员亦不乐用专门。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，除有父兄特别关系者外，欲循正当轨道，以求容纳于社会者，百不得一。若夫中学毕业学生，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，更无消纳之处。

大公报指出：试问，此每年递增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，欲求学不得，欲做事不可能，生计断绝，路路不通，予以相当之知识，迫以及身之饥寒，当年富力强之时，正心粗气浮之际，其心理若何？其愤慨如何？故在今日学校出身之失业青年。对现在社会上政治、经济之组织，咸怀极端不满之意，苟有可成，便思破坏者，与其谓为思想所激，毋宁为生计所迫。近来，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，冒白刃而不辞者，其数日多.....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，即无异于每年加增数万阶级知识阶级之革命者。民国15年矣，以抽象的统计，此种知识阶级因生计而迫于过激者，已在数十万以上。

1840年以后，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。1900年慈禧太后仓皇出逃。为了强国，鼓励自费留学。为了鼓励留学，取消了科举。

大批留学生就近去了日本，科学文化学了多少不好说，明治维新那套学会了。

留学生回国，没处安置。许多人成了童萌会的成员。许多人学维新志士玩天诛，汪精卫就搞过。

不推翻满清，建立民国，中国就没有出路，我们也没有出路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。老一代留学生完成历史使命，成为社会精英。

新一代本土学生又面临和老留学生一样的问题。半封半殖的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学生，毕业即失业。



1917年，十月革命。不建立社会主义国家，中国就没有出路，我们也没有出路。

如果读过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话，就知道伟人在年轻的时代有过很长一段失业半失业的生活。是他们不够优秀，还是失业问题严重没有足够的位置安置他们？

读钱钟书的《围城》，方鸿渐回国，也是四处托人找工作。读《青春之歌》，林道静没有生计，后来去了解放区。看《色戒》一群学生没有出路，后来被军统拉拢，成了一次性使用的炮灰。

1924年，黄埔军校招生。报名的学生踩破了门槛。林彪、徐向前、陈赓、左权、萧克、左权、罗瑞卿.....当然，对手阵营的军官的名单也很长.....胡宗南、杜聿明、戴笠、黄维、廖耀湘.....

后来，虽然没有黄埔军校了，但是只要管分配的军校招生，报名者就能踩破门槛。天下大乱，手中有枪，就有饭吃。国军军官不满待遇，可以去中山陵哭陵，蒋介石大怒，陈诚好歹给他们安置。相比之下，学生、知识分子、劳动者做出类似的维权示威事件，会是什么结果？陆桥山怎么对付他们的？

军校不招生，特务班也凑合，也是不乏报名者。青浦班之中，青帮分子、失业工人、年轻学生各占一定比例。

余则成是大学生，与他相比，李涯的文化水平应该不是很高，出身疑似是受过初等教育的帮派分子。

如果没有青浦班，如果不加入军统，他怎么可能成为中校？

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，政以贿成，裙带成风，但是，靠功绩提拔这一点，似乎还能大致维持。

李涯最大的成功是在延安潜伏，他绝大部分的成绩，都是与共产党你死我活，别人有其他的资本，他没有别的资本，别人有退路，他没有退路。

吴站长是一站之长，掌握大量机密，可以起义，可以隐退，手上基本没有直接沾染的共产党的鲜血。



李涯有什么？他手上除了鲜血还有什么？他连起义投诚的见面礼都没有。

他只能和反动派一起，一条路走到黑。

李涯没有参加红军，没有成为地下党，没有枪口抬高一寸，也没有安心与饥寒交迫，这种人注定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碎。

风起云涌的时代，渴望向上阶级跃迁却站错了队，结果成了反动派的炮灰。

这样的人，不但中国有，国外也有。

德川幕府若干年阶级固化，幕末终于放开。

能为幕府砍人，就提升你们当武士。

近藤勇确实当上了旗本。

但是最终江户无血开城，大多数大名和将军家都受到了优待，近藤勇却被斩首，土方岁三战死。





当然，支持倒幕的下级武士，后来在西南战争之中也被镇压。

无论是新选择也好，还是新选组曾经的对手下级武士也好，都是为了出人头地，在维护武士利益方面，有共同的利益。

两伙人都是用剑吃饭的，废除武士阶层，他们干什么去？

只不过，新选组维护原有的将军体系，并希望成为效忠幕府的武士，下级武士则是希望新政权保留武士待遇。

大人，时代变了。

现在是使用洋枪的时代了，您的刀剑和长枪，已经被淘汰了。如果您不能学会新的战争技术，财政拮据的新政权为什么会保留您的饭碗呢？



记住，如果不甘寂寞，就要支持顺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一派，适应新的生产力。

不然，不论你支持的是幕府还是维新政府，最终都将被历史抛弃。

新选组是站错了队，下级武士是不能顺应新的生产力，两者都被历史淘汰。

想到哪里，说到哪里，到此打住。

